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八十四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八十七　史部

通志卷八十四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七上

後魏

上谷公紇羅　弟建　子題　題子悉　建德公嬰文　真定侯陸　武陵侯因

長樂王壽樂　望都公頹　曲陽侯素延　順陽公郁　宜都王目辰　六

修　吉陽男比干　江夏王呂　高涼王孤　子斤　斤子真　樂真　樂子禮

禮子那　那子紇　紇子大曹　大曹從兄子洪威　禮弟陵　陵子瓌　瓌子鷙　鷙子大器

孤孫度　度子乙斤　乙斤子平　平子萇　萇子子華　子華弟子思　萇弟珍　平弟長生

長生子天穆　天穆子儼　西河公敦　司徒石　武衛將軍

謂　子烏真　烏真子興都　興都子丕　淮陵侯大頭　河間公齊　子陵

陵弟蘭　蘭子志　扶風公處真　文安公泥　子屈　屈子磨渾

昭成九子

寔君　秦王翰　子衛王儀　儀子纂　纂弟良　良弟幹　幹子禎　禎子瑞　儀

弟烈　烈子道子　道子子洛　洛子乙　乙子晏　烈弟觚　壽鳩子常山王遵

遵子素　素子陵　陵弟陪斤　陪斤子昭　昭
子元　昭弟紹　陪斤弟忠　忠子盛　盛子懋
懋子陟　陟弟順　順子偉　盛弟秉　秉子
最　秉從子毗　忠弟德　德子悝　悝子嶷
悝弟暉　暉子彌　彌弟子士將　德弟
贊　贊弟淑　淑子季海　季海子亨　紇根子
陳留王虔子悅　悅弟崇　崇子建　建子琛
琛子翌　翌子暉　暉子肅　肅弟仁
器　建弟子祚
虔兄　顗　顗子崙　地干子毗陵王順　力真子遼
西公意烈子拔干　拔干曾孫洪起　意烈弟
勃　勃子粟　粟弟渾　渾弟庫汗　窟
咄

道武七王

清河王紹　陽平王熙 熙子佗 佗孫法壽 佗曾孫世遵 法壽子慶智

僧子景仲 法壽弟法僧 景隆 法 河南王曜 子提 平原 提子平原 平原子和 和

弟鑒 河間王修　長樂王處文　廣平王連 繼子渾 渾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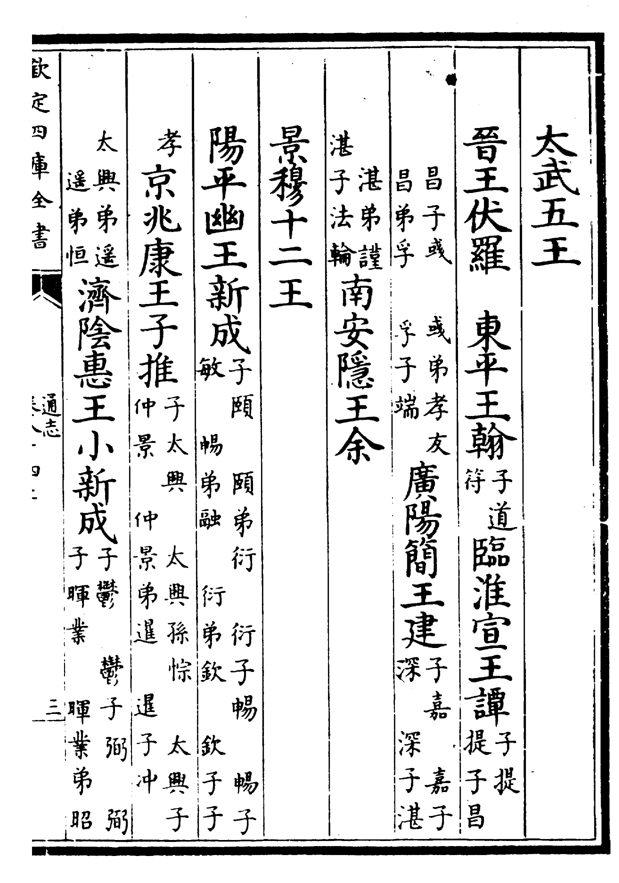
霄 京兆王黎 子吐根 子舒 吐根 舒子善住 吐根子繼 繼子乂 乂弟羅 乂 羅弟

爽 弟瓜 爽弟鑾 繼弟羅侯 鑾

明元六王

樂平戾王丕 子拔 安定殤王彌　樂安王範 子良 永昌

王健 子仁 建寧王崇 子麗 新興王俊



太武五王

晉王伏羅　東平王翰子道符　臨淮宣王譚子提提子昌

昌子彧　彧弟孝友
昌弟孚　孚子端　廣陽簡王建子嘉　嘉子深　深子湛

湛弟謹
湛子法輪　南安隱王余

景穆十二王

陽平幽王新成子頤　頤弟衍　衍子暢　暢子
敏　暢弟融　衍弟欽　欽子子

孝　京兆康王子推子太興　太興孫悰　太興子
仲景　仲景弟暹　暹子冲

太興弟遙
遙弟恒　濟陰惠王小新成子鬱　鬱子弼　弼
子暉業　暉業弟昭

業　鬱弟偃　偃子誕　誕
子撫　偃弟麗　麗子顒和

汝陰靈王天賜 子逞　逞

子慶和　逞弟汎　汎弟修義　修義子均　均
子則　則子文都　則弟矩　矩弟雅　雅弟褒

樂良厲王萬壽 子樂平　樂平子 長命　長命子忠

廣平殤王洛侯

繼子 匡

任城康王雲 子澄　澄子彝　彝庶兄順 順子朗　順弟紀　澄弟嵩

嵩子 世雋

南安惠王楨 子英　英子熙　熙弟畧　英 弟怡　怡子肅　肅弟長廣王

暱爾朱氏 所立者也

城陽康王長壽 子鸞 鸞子徽

章武敬王太洛

繼子彬　彬子融 融子朗是為後廢帝

樂陵康王胡兒 子思譽　思 譽子景畧

安定靖王休 子燮　燮子超　超弟琰　琰子景 山　景山子成壽　燮弟願平

文成五王

安樂厲王長樂 子詮　詮子鑒　鑒弟拭之 廣川莊王畧 子諧　齊

郡順王簡 子祐 河間孝王若 繼子琛 安豐匡王猛 子延　明

獻文六王

咸陽王禧 子通翼昌　曄樹坦 趙郡靈王幹 子謐　兄諶　謐諶

弟譚　譚弟徽 廣陵惠王羽 子恭是為節閔　帝恭兄欣 高陽文穆王

雍 子泰　泰子斌 彭城武宣王勰 子劭　孝莊帝　劭弟攸是為　劭子韶 北

海王詳 子顥　顥弟頊

孝文六王

廢太子庶人恂　京兆王愉子寶月寶矩是為文帝寶月弟清河文獻王懌子亶見是為孝靜帝亶子善廣平文穆王懷子誨第三子修是為孝武帝汝南文宣王悅子穎皇子愉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道武皇帝自獨孤如賀蘭部與弟建勸賀蘭訥推道武為主及道武即帝位以援立功與建同日賜爵為公卒子題賜爵襄城公後進為王擊慕容驎於義臺中流矢薨子悉襲降爵

為襄城公卒贈襄城王神元後又有建德公嬰文真定侯陸並仕太武特獲封爵
武陵侯因長樂王壽樂並章帝之後也因從道武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太武時改爵武陵壽樂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文成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頹昭帝之後也隨道武平中原賜爵望都侯太

武以類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為公卒

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並桓帝之後也素延以小統從道武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為刺史道武之警於柏肆也并州守將封竇真為逆素延斬之時道武欲撫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道武留心黄老欲以純厚風化雖乘輿服御皆去

雕飾素延奢侈過度帝深銜之積其過徵至賜死郁少
忠正允直文成時位殿中尚書賜爵順陽公文成崩乙
渾專權郁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
以免後復謀殺渾為渾所誅獻文錄郁忠正追贈順陽
王謚曰簡目辰文成即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
公乙渾謀亂目辰與順陽公謀殺之事發目辰逃免獻
文傳位有定策勲孝文即位進爵宜都王除雍州刺史
鎮長安有罪伏法爵除

六修穆帝長子也少凶悖穆帝五年遣六修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為後繼劉粲懼突圍而走殺傷甚衆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閲皮肉山為變赤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為後命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修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修不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已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修望見以為穆帝謁伏於路左及至乃知為比延慙怒而去穆帝怒

伐之帝軍不利六修殺比延帝易服微行人間有賤婦
人識帝帝遂暴崩桓帝子普根先守於外聞難來赴滅
之
吉陽男比干江夏公呂並道武族弟也比干以司衛監
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為南道都將戰没呂
以軍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
陪葬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畧烈帝

之前元年國有内難昭成為任子於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果宜立長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寛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昭成請身為留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即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斤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為逆死於長安事在寔君傳道武時以孤勲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斤子真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明元初改封平陽王斤子禮

襲本爵高凉王𧙗謚懿王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獻文即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𧙗子大曹性愿直孝文時諸王非道武子孫者皆降爵為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高祖貞樂勲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宣武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封洪威恭謙好學為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在潁川聚衆應西魏齊神武遣將討平之禮弟陵太武賜爵襄邑男進爵為子卒子瓌位柔遠鎮司馬瓌子鷙字孔

雀孝文末以軍功賜爵晉陽男鷙先與尒朱榮善武泰初榮至河陰殺戮朝士鷙時與榮共登高塚俯而觀之自後彌相結納永安初封華山王莊帝既殺榮榮從子兆為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鷙復陰與兆通乃勸帝曰黃河萬仞寧可卒度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鷙又約止衛兵君亡國破皆鷙之由孝靜初入為大司馬加侍中鷙容貌魁壯腰帶十圍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直省閨雖暑月不解衣冠嘗在侍中高岳席咸陽王坦恃力

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鷙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鷙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鷙怡然如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黄鉞尚書令司徒公子大器襲爵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見害孤孫度道武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子乙斤襲爵襄陽侯獻文崇舊齒拜外都大官甚優重卒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卒子萇孝文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萇以

代尹留鎮除懐朔鎮都大將因别賜菉酒雖拜飲而顔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與卿逺隔山岳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把腕大笑宣武時為北中郎將帶河内太守菉以河橋船絙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壊乃為船路遂廣容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為岸由是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頼之歴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成

萇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
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
鑰衆皆感悅境内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
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遭其侮罵遂即
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為矯潔之行凡
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鞫獄訊因務加仁
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爾朱兆之入洛也齊
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陽王蕭贊表濟南太守房士

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為齊州刺史朝命從之子華性至孝母房氏嘗宴飲親戚家夜還大吐人以為毒母甚憂懼子華掬其吐盡噉之母心遂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兖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令僕曰速可見殺何為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麤疎令我如此以頭叩牀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賜死於門下

外省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為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送名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書侍御史糾察禁内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嘗暫廢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為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

而順復啓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隷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敕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主吏忽爲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省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版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爲怪愕循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别被新

式攺易高祖舊命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中郎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儀似非穿鑿始知裴王規壊典謨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徴秉為御史中丞與司隷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兆號之為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蝦傳皆云既為中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葢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坐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尚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

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苟不付名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末為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官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將隳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茲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為元天穆

所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位侍中而死
萇弟珍字金省襲封艾陵男宣武時曲事高肇遂為帝
寵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卒於尚書左僕
射平弟長生位遊擊將軍卒孝莊時以子天穆貴盛贈
司空天穆性和厚美形貌射有能名六鎮之亂尚書令
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以太尉使勞諸軍路出秀容
見爾朱榮深相結託約為兄弟未幾改授别將赴秀容
遂為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莊

帝踐阼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後增封通前三萬戶尋監國史錄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修禮等為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鄚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本屬郡縣選豪右為守令以鎮撫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為太守未報會臺申汰簡所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瑶資蔭居

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為土人陵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衆踰十萬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齊人號之為䅗榆賊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神武往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時元顥乘虛陷滎陽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壘北度會車駕於河内爾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宫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

户天穆以踈屬本無德望憑恃藉爾朱爵位隆極王公以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忌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優寵詔天穆乘車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榮常以兄禮事之世隆等雖榮子姪位遇已重天穆或言其失榮即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内畏忌之與榮同時見誅節閔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黄鉞謚曰武昭子儼襲美才貎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勅召詐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道武初從征每居諸將後

及從征中山所向無前明元時拜中都大官太武時進

爵西河公寵遇彌篤卒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元孫也有膽略從太武南討至瓜步

山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比部侍郎華州刺史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嘗從道武

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子烏眞膂力絶人隨道武征伐

亦屢有功官至鉅鹿太守卒子興都聰敏剛毅文成時

為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為政嚴猛百姓憚之獻文初以子丕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帝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妻氏為東陽王太妃卒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謚曰宣子提襲父侯爵提弟丕太武時拜羽林中郎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獻文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率元賀等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孝文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命丕制決率皆平允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詔

丕入八議蠲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復除尋遷太
尉錄尚書事時淮南王佗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頽並
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
相隨丕佗元三人皆容貌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
鬢班白百僚觀矚莫不祗聳惟苟頽少為短劣姿望亦
不逮之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賜以珍寶
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醼之際常居坐端必抗首大
言叙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謟事要人驕侮輕賤

每見王叡苻承祖嘗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為王叡造宅故亦為丕丕造甲第一區又使王叡賜丕金印一紐及丕妻叚氏卒賜謚恭妃凡此皆曲媚權幸所致時論少之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及帝還代詔丕等以遷洛之事令與羣臣各陳可否燕州刺史穆羆進曰今北有玁狁南有荆揚西有吐谷渾東有高句驪四方未賓九區未一臣愚以為未可且涿鹿之野黄帝是

都古先聖王不必悉居中原也帝曰卿言海宇未混此
論粗可黄帝始居朔易其後亦遷河南卿當未要其終
邪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審定臧否而後行帝曰
昔周公召公卜宅洛邑乃識至兆今無斯人卜亦何益
且卜者所以決疑不疑何卜昔軒轅請卜兆而龜焦以
問天老老以為善遂用其言終致蕃昌然則至人之量
未然審於龜矣丕等不能復有辯論唯云當禀成算不
敢有異帝又詔羣臣曰卿等或以朕無為移徙也王者

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恒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始居東木根山昭成更營居盛樂太祖道武黄帝遷居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帝令德光述洪規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時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史呂受恩等猶固執以為不便帝皆與之抗議使至屈服而罷帝又將北巡丕遷太傅録尚書事頻奏固讓詔斷表啟即家拜授仍詔留守代郡凡在代之事一以

委之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絶舊言皆所不願孝文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彊責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雖驗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樂帝南征丕表乞少留聖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熙薨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死于代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成勞

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為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為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於不德令僕以下可赴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為都督領并州刺史後以平陽畿甸改封丕新興郡公初丕以李沖德望所屬欲託其子超為超娶其兄女丕前妻子隆同產數人皆别居後得宫人所生子皆同宅共産父子恩愛有虧為物議所鄙丕父子俱不樂南遷帝之發平城也太子恂留於舊京及恂

將還洛隆及弟超與穆泰等密謀留恂舉兵斷關隴據
涇北時丕以老居并州雖不預其始計而隆超咸以告
丕丕外慮不成口雖致難心頗然之事發帝幸平城推
穆泰等罪而隆超兄弟實叅首謀帝令丕隨駕每至測
問必令丕坐觀有司奏丕當與其子連坐詔以丕誠黨
逆但先既許以不死之詔聽免死為民其後妻二子聽
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
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留洛陽帝每遣左右慰勉之乃

還晉陽孝文崩丕自并來赴宣武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勑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丕仕歷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為庶人然猶心戀京邑而不能自絶於人事詔以丕為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祿大夫冀州刺史諡曰平長子隆先以反誅隆弟乙升超亦同誅超弟雋邕並以軍功封雋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為內三郎文成

初寖封淮陵侯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卒贈高平公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元孫也少雄桀魁岸太武征赫連昌太武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幾殆帝又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聽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城内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宫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帝乘而上得拔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為公後

與新興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克仇池威振羌氐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氐遂推文德為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苻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擊斬殺龍禽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謚

敬王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陵弟蘭以忠謹見寵孝文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彊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不避彊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駐論道鼓劒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户豈有俯同衆官趣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朕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

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撾所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為從事中郎車駕南征帝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鄣之帝危得免矢中志目因喪一明以志行恒州事宣武時除荆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抑買良人為婢等事會赦免明帝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之威

名雖減李宗亦爲荆楚所憚尋爲雍州刺史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隴口與志相持志爲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岐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鎖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節閔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為援處真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暴掠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魏之疎族也性忠直有智畫道武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子屈襲爵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宏等並決獄訟明元

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並掌軍國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等叛置立將校外引赫連屈丐屈督會稽侯劉絜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沒於陣絜墜馬胡執送屈丐唯屈衆獨存明元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嗜酒頗廢政事帝積其前後過失檻車徵還斬於市子磨渾少為明帝所知元紹之逆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

規為逆害磨渾既得出遂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因為羽翼以勲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為定州刺史卒

昭成九子

昭成皇帝九子庶長曰寔君次曰獻明帝次曰秦王翰次曰閼婆次曰壽鳩次曰紇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

寔君性愚戅殘忍不仁昭成季年苻堅遣其將行唐公

苻洛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
不豫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為高
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
弟孤薨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卒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
為亂獻明皇帝及秦王翰皆先終道武年甫五歲慕容
后子閼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
立慕容氏子明當除汝頃令諸子戎服夜持兵仗旋汝
所居伺便將發耳時苻洛軍猶在君子津諸皇子夜皆

挾仗廵警彷徨廬舍之間寔君偵察以斤言為信乃率其屬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宫人奔告苻洛軍堅將李桑張蚝勒兵内逼部衆離散苻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轘於長安西市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子六狀真定侯

秦王翰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二千長統兵號令嚴信多有克捷建國十五年卒道武

即位追贈秦王謚曰明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筭略少能舞劒騎射絶人道武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功及帝將圖慕容垂遣儀覲釁垂謂儀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而遣使人毋乃有失歟儀對曰魏氏世據北方綿歴年祀子孫立功中原晉人王我代地燕代與國由來久矣與國而行人將命其間於故事無失且燕若不能以親仁善鄰而命使臣乃欲以兵威相加此乃本朝將帥之

事非臣之所知也垂壯其對而禮之儀還報曰燕未可圖垂死乃可帝問其故儀曰垂年已邁其子寶懦而無斷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内起我姑待之帝以為然改封平原公道武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宫帝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稒陽塞外均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躡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居多遷尚書令從圍中山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

中山平復遣儀討鄴平之道武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膂力絶人弓力將十石時陳留王虔矟大稱異故世相傳云衛王弓桓王矟上谷侯岌張袞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皆言儀有不世之略道武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由是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伏甲謀亂崇子逐留在伏士

中道武召之將有所使逐留聞召疑事發踰牆告狀帝祕而恕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內不自安單騎遁走帝使人追執之遂賜死葬以百姓禮儀十五子纂五歲道武命養於宮中思與諸皇子同太武踐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為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太武殺其親嬖人後悔過修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謚

曰簡纂弟良性忠篤明元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良弟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鵰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遊飛稍高幹以二箭下雙鵰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各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為射鵰都將從太武南巡進爵新蔡公文成即位拜都官尚書卒謚曰昭子禎膽氣過人太武時為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孝文初賜爵沛郡公

後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每抄掠州界前後牧守多羈縻之禎乃召新蔡襄城蠻酋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以一死囚參其間禎先發數矢皆中以次命左右射無不破的次至囚囚不能中禎即命斬之蠻酋服技畏威相視股慄又預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實諸界上禎對蠻酋偽舉目瞻天曰風氣少惡會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此輩合死與不蠻等皆叩頭曰

合萬死禎即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命曰歸義坊初豫州土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為刺史丘生嘗有犯因圖為不軌詐向城人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向代因與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密告禎勸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負我但為丘生誑誤耳若即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譎誑之罪

而卬生單騎遁去禎恕而不問後徵為都牧尚書卒贈侍中儀同三司謚曰簡公有八子第五子瑞母尹氏生而有異因命之曰瑞字天賜位至大中大夫卒贈太常卿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僚莫敢有聲惟烈出詣紹詐與相附慕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謚曰喜子求襲求弟道子位下大夫道子子洛位羽林幢將洛子乞中散大夫乞子晏孝靜初累遷吏部尚書平心不撓時論稱之出為

瀛州刺史頗有聲稱蔣天樂之逆見引詔錄送定州賜死晏好集圖籍家書多於祕閣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見稱烈弟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絶之觚率左右馳還爲垂子寶所執垂待之甚厚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國人咸親重之道武之討中山慕容普驎遂害觚以固衆心帝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驎冢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傅高霸程同

等斬之皆夷五族乃葬觚追謚泰愍王封子蔓為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命勲賜爵洛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别率騎數百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渤海之合口及博陵渤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幽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色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百姓禮子素明元從母所生特見親

寵太武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其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内都大官文成即位務崇寛政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陪葬金陵配饗廟廷長子悉可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逐

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絶人當為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内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劒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卒于中軍都將弟陪斤襲爵坐事國除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孝文將為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宫懸帝大怒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為郎於是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

停廢宣武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宣武崩于忠執政昭為黄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賢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為尚書河南尹聾而狠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為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為人害後入為尚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其家納賄元乂故卹典優越子元字彦道以節儉知名孝莊時為洛陽令夂節閔即位元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孝武即位以孫騰為左僕

射騰即齊神武之黨以脅仗入省元依法舉劾當時咸為元懼孝武重其彊正封臨淄縣子及從入關封陳郡王授儀同三司加開府薨謚曰平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彊禦宣武詔令檢趙脩獄紹以脩佞幸即杖殺之帝責紹不重聞紹曰脩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罹哀帝之謗帝以其言正不之罪焉及出廣陵王懷拜紹賀曰阿翁皇家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猶恨戮之稍晚耳卒

於涼州刺史陪斤弟忠字仙德以忠謹聞孝文時累遷
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太和四年病篤
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於都門之外卒謚曰宣子
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子懋字伯邕襲爵降爲
侯從駕入關封北平王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慧子
陟字景升位開府儀同三司陟弟順字敬叔射有能名
孝武於洛陽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巵容二升許縣百步
外命工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

悦并賜金帛以旌之從帝入關封濮陽王位侍中及孝
武崩祕未發喪諸人多舉廣平王爲嗣順於别室泣涕
謂周文曰廣平雖親年德並茂不宜居大寳周文深然
之因宣國諱上南陽王尊號以順為中尉行雍州刺史
又加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卒子偉字猷道有清才
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及尉遲迥伐蜀以偉為司録
書檄文言皆偉所為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改淮南縣
公周明帝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麒麟殿刋正經籍

建德中累遷小司寇爲使主報聘於齊是秋武帝親戎東討偉遂爲齊所留齊平見釋加受上開府後除襄州刺史位大將軍卒偉性温柔好虚靜篤學愛文初自鄴歸庾信贈其詩云梁亡垂棘反齊平寳鼎歸其爲辭人所重如此盛弟秉字壽興少聰慧好學宣武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驲檢覈亮受暉旨到州取他寡婦楚掠令其自誣謂秉壓已爲婢秉終恐不免乃令其

外弟中兵參軍薛脩義將車十乘運麥經其所禁之旁秉因踰牆出赴脩義脩義以大木函盛秉加麥其上載之而出遂至河東匿脩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為暉所譖帝亦更無所責初秉為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微賤秉嘗以公事杖之及顯有寵為御史中尉奏秉誹謗朝廷罪至不敬後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重奏秉前事處之大辟命帝注可帝既大醉書字皆半不成當時見者皆知非帝本心然憚顯等無敢申救及行刑日顯自往

視之秉命筆自誌墓曰洛陽男子姓元名秉有道無時
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可置紙筆吾棺中
我將訟顥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内必當取顥
如遂無知亦何足戀未幾宣武崩顥奪被殺靈太后臨
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秉詔書追雪贈豫州刺史謚
曰莊子最字幹從孝武入關封樂平王位侍中兼尚書
左僕射加特進秉弟益生少亡子毘字休弼孝武之在
藩邸每親之及即位出必陪乘入侍卧内及帝與齊神

武有隙時議各有異同或勸天子入夷或言與神武決戰或言奔梁唯毘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固請西入及策功論賞毘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為首毘封魏郡王時王者邑止千户唯毘一邑千五百户齊神武宣告關東云將天子西入事起元毘雖百赦不在原限薨謚曰景子綽嗣忠弟德封河東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德子悝賴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子嶷字子仲孝武初授兖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

逆嶷棄城出走懸門發斷嶷要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嶷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嶷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悝弟暉字景襲少沈敏頗涉文史宣武即位為給事黄門侍郎初孝文遷洛舊貴皆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但居北宣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牓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

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帝納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盼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飢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

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為冀州刺史下車之日連
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
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
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疋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
明帝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後詔暉與任
城王澄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三
事其一言御史之職務在得賢不拘階秩宜久於事責
其成功其二請嚴勑邊將不得妄收降附輙遣援接以

啟釁隙其三欲檢括河北逃散戶口毋令損耗不已帝納之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為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卒賜東園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劒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十人子弼字宗輔性和厚美容儀以莊帝舅子壻特封廣川縣子天平初累遷尚書令弼妹為神武所納以親情見委禮遇特隆歷中書監錄尚

書事位特進宗師齊受禪除左光祿大夫天保三年卒
十年諸子與諸元同誅死弼弟子士將有巧思齊武成
時位將作大匠德弟贊頗有名譽好陳軍國事宜孝文
初置司州以贊為刺史賜爵上谷侯欲使贊治畿甸故
賜名曰贊詔贊乘步挽入殿門加太子太師遷左僕射
孝文遷洛諸公多異同唯贊贊成大事後帝每南伐輒
執贊手寄以大事卒贈衛將軍僕射如故仍進封晉陽
縣伯贊弟淑字買仁彎弓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為河

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後卒於平城鎮將謚曰靜有子七人李海字元泉兄弟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李海妻司空李沖之女莊帝從母也賜爵唐郡君以政在爾朱禍難方始勸李海為外官以避纖介及孝莊之難李海果以在藩得免從孝武入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刺史遷司空病薨謚曰穆子亨字德良一名孝才遇周齊分隔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以亨父在

關中禁錮之其母屢訴凍餓得就食湯陰託大豪李長
壽攜亨及孤姪數人得至長安周文以功臣子甚禮之
大統末襲爵馮翊王累遷勲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受
禪例降為公隋文帝受禪自洛州刺史徵拜太常卿尋
出為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化大洽以老病乞骸骨吏
民詣闕上表請留上嗟嘆久之其年亨以疾篤重請還
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卒於官謚曰宣
陳留王虔紇根之子也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

破黜弗部後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絶其右翼寶敗恚憤恚自來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陣戰沒虔姿氣魁傑武力絶倫每以矟細短乃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甞以矟刺人遂貫而高舉又甞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而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摇矟之徒亡䰟而散徐乃令人取矟而去每從征討及為偏將甞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

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為之流涕道武追惜傷慟者數焉
追謚陳留桓王配享廟廷封其子悅為朱提王悅外和
内狠道武嘗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為左將軍襲封
後為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
旦宮車晏駕吾止避髯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髯
為内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
鴈門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投鴈門
規收豪桀欲圖不軌為土人所執送帝恕而不罪明元

即位引悅入侍悅言於帝曰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兾以激變因而為亂又懷其私忿云鴈門人多詐可并誅之帝不從悅内自疑懼懷刀入侍謀為大逆衛將軍叔孫俊見其舉動有異竊視其懷有刀執之遂賜死悅弟崇太武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沈厚初衛王死後道武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當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道武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

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别督
軍出大澤越涿邪山威懾漠北甍謚景王子建襲以罪
降爵為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卒建子琛位恒朔
二州刺史琛子翌為尚書左僕射翌子暉字叔平鬚眉
如畫進止可觀好涉獵書記少有美名周文禮之命與
諸子游處情契甚厚再遷武伯下大夫奉使突厥可汗
悦之遣其名王隨暉貢獻方物拜儀同三司周武帝聘
突厥女為后令暉致禮授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

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隋文帝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為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奏詔決杜陽水灌三時原溉舄鹵之地數千頃人賴其利再遷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後以疾去職卒于京師謚曰元子肅嗣位光禄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位日南郡丞建弟嫡子祚字龍壽初建以罪失王爵祚欲求本封有司執不許聽祚襲公卒於河州刺史節閔時贈侍中尚書僕射虔兄顗性嚴重

少言道武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

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顗莅政以威信著稱

居官七年乃以元易于代顗爲郡時易于子萬言得寵

於道武易于以子故忽顗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顗墜

牀而據其坐顗不知其代已也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

恥爲所侮謂易于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何

邪遂搏而殺之以狀聞道武壯之萬年累以訴乃詔顗

輸贖顗歸罪有司道武赦之復免其贖病卒子崙太武

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别出汝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師人患之崙曰今大風既勁若令人推草車方軌而進乘風縱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宫文成即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曰定子琛襲

毗陵王順地干之子也性踈狠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道武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柏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帝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而止

時賀力眷等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克乃從留宮自白登南入繁時故城阻㶟水為固以寧人心道武善之進封毗陵王位司隷校尉道武好黄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為説之在坐莫不祗肅唯順獨坐寐不顧而唾帝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力真之子也先没於慕容垂道武征中山意烈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勲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為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恥居

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子拔干博知古今道武以拔干宗親不念父惡委之心腹有計略屢効忠勤明元踐阼除渤海太守吏民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謚靈公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子叱奴位武川鎮將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黄門侍郎綏慰冀部還言冀土寛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其後遂立滄州如洪超所言卒於北軍將光禄大夫意

烈弟勃善射御以勲賜爵彭城公卒長子栗襲太武時
督諸軍屯漠南後征和龍以功進爵為王甍栗弟渾少
善弓馬太武嘉之及為都官尚書頗以驕縱為失坐事
免徙長社為人所害子庫汗為羽林中郎將從北廵有
兎起乘輿前令庫汗射之應弦而斃太武悦賜一金兎
以旌其能文成起景穆廟賜爵陽豐侯獻文即位復造
文成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為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
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泰州父老詣闕乞庫

汗為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子

古辰襲

窟咄貽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教以書學堅國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為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亢埿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道武左右于桓等謀應之有單烏于者預其謀以告帝帝慮駭人心沈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帝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帝慮

内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漫徵兵於慕容垂漫亡奔窟咄安同間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驎將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匿於商人橐中至暮得入空井乃免仍奔賀驎軍軍既不至而稍前逼賀染干染干陰懷異端乃為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驎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告衆知賀驎軍近乃稍

定道武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道武復使安同詣賀驎因剋會期安同還帝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驎會於高柳窟咄窮逼望旗奔走遂為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賀驎還歸中山

道武七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叚夫人生廣平王連京

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並闕皆早薨無傳
清河王紹字受洛拔天興六年封性兇悖好劫剝行人
斫射犬豕以為笑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
倒懸於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嘗以義方訓之由此不協
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
急於紹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而入帝驚
起求弓刀不及遂暴崩明日宮門日中不開紹稱詔召
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紹從門扉間謂曰我有父亦

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等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燧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歸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衛士執送紹於明元明元遂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官宮人為内應者十數人其先犯

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鬻食之綌時年十六綌母
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豔道武嘗如賀蘭部見而悅之
告獻明皇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
帝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綌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於東部
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賞賜隆厚泰恒六年薨
帝哀慟不已長子佗襲爵佗性忠厚武藝無過者後改
封淮南王鎮虎牢威名甚著孝文時位司徒賜安車几

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時孝文有事太廟始薦聞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禮賵有加謚曰靖王世子吐万早卒子僖王顯襲祖爵薨子世遵襲孝明時為荆州刺史州居邊境前代以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其弟均時在荆州為朝陽戍主有南戍主妻以三月三日遊戲沔水側均輙遣部曲掠取世遵聞之責均遂移還本戍呉人感之其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望實頗損薨於定州刺史謚曰康王吐万弟鍾葵早卒長子法壽

累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内肅然後於河陰遇害子慶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法壽弟法僧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州内人士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乂以驕恣故恐禍及己將謀爲逆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

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啟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文武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為奴逼將南度梁武帝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見優寵又進位為太尉仍立為魏主不行授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仍徵為太尉卒於梁謚曰襄厲王子景

仲景隆景隆初封丹陽公位廣州刺史徙徐州改封彭城王丁父憂襲封宋王又為廣州刺史卒梁復以景仲為廣州刺史封枝江縣公侯景作亂遣人誘召之許奉為主景仲將應之為西江督護陳霸先所攻乃縊死武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曜武藝絶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薨長子提襲驍烈有父風改封潁川王遣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王累遷統萬鎮將甚見寵待薨諡

曰成王長子平原襲平原忠果有智略為齊州刺史善於綏撫孝文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屯聚平陵年號聖君平原身自討擊禽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祆人劉舉自稱天子復討斬之時歲頻不登齊人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人命北州戍卒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稱詠之遷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薨謚曰簡王長子和字善意襲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為妃生子顯薄之以公主故不得遣出因忿

遂自落髮爲沙門旣不答其母乃舍顥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爵訴於孝文孝文詔鑒終之後令顥襲爵鑒乃受之鑒字紹遠沈重少言寛和好士爲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鑒到官遵孝文之旨採齊俗之舊軌制粲然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孝文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故妻子納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長大和十五歲携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適其意獄以賄成齊

人苦之鑒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屬徐兖大水人多饑餓
鑒表加賑恤人頼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既年
少長史盧陽烏寛以御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至表梁郡
太守程靈虬殘虐詔免靈虬於是徐境肅然甍謚悼王
鑒甍和與鑒子伯崇競求承襲詔聽和襲爵位東郡太
守先是郡人孫天恩家饒於財嘗與和爭地遣奴客毆
和垂死至是和誣天恩與北賊交通父子兄弟一時俱
戮田宅金寶皆沒縣官天恩宗從欲詣闕訴寃以和元

义之親不敢告列和語其郡人曰我覔一州亦應可得
念此小人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報夙昔此後更不希
富貴識者知其必沒於此既而果薨贈相州刺史
河間王修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詔河南王曜子羯
兒襲改封略陽王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處文聰辯夙成年十四薨明
元悼傷之屢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

子渾為南平王以繼連後渾好弓馬射鳥輙歷飛而中之日射兎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恩著涼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䨓子飛龔飛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孝文特垂欽重除宗正卿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

其封遷左光祿大夫翬賜東園第一祕器孝文緦縗臨霄喪宴不舉樂謚曰安王子纂襲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翬子吐根襲改封江陽王翬無子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為後繼字世仁襲封江陽王宣武時為青州刺史為家僮取人女為婦妾又以良人為婢為御史所彈坐免官爵繼子乂先納靈太后妹太后臨朝復繼本封復徙封京兆王歷司徒加侍中繼自孝文時已歷顯要及是入居心膂歷轉台司既而

頻表遜位復轉太保未幾轉太傅侍中皆如故乂時執
生殺之權繼拜受之日賀者傾朝有識為之致懼後除
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
諸軍事率諸將西討就德興出師之日車駕臨餞百官
祖送㪷加太尉公及班師啟求還復封江陽詔從之繼
晚更貪婪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招納賄貨以相付
託妻子各别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獲平心選舉法
官以乂故不敢糾摘天下患之乂以物議不止遂黜繼

廢於家初爾朱榮之為直寢數以名馬奉乂乂接以恩
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為太師司州牧永安二年
薨贈假黄鉞都督九州諸軍事錄尚書事大丞相如故
謚曰武烈乂字伯儁小字夜乂靈太后以乂妹夫除通
直郎乂妻封新平君後遷馮翊君拜女侍中乂累加侍
中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為靈太后所信委
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每欲斥黜之乂遂令通直
郎宋準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

窮按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别館久之乂恐懌終為己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詐令主食中黄門胡度胡定列辭誣懌云貨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害帝騰以具奏明帝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乂命宗士及直齋執懌將入含章東省騰稱詔集公卿議當懌大逆羣臣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明其不然乂騰持公卿議入奏夜中殺懌於是矯為靈太后辭讓詔乂遂與太

師高陽王雍等輔政甞直禁中明帝呼為姨夫乂處之無愧帝後徙居嶽音殿乂亦入居殿右其出入常令武士持刀劒以相先後又於千秋門外厰下施木欄檻時或止息其間置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復作別室禁中掌握之寶充牣其內其始專政也猶矯情待物及其得志遽自驕慢耽酒好色諸姑姊妹朋淫無別甞卧婦人於食轝以帊覆之輿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無敢言者政以賄成官由賂進朝綱解弛州鎮多非其人天下

由是亂矣乂自知不法恐被廢黜乃陰遣其從弟洪業召武州人姫庫根等與之盟欲令為亂冀朝廷以已為將往伐因相與表裏可以自立根等然其言乃厚遺根等遣還州與洪業賈馬太后自劉騰死後防衛微緩乂頗亦自寛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留連他宅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太后對明帝謂羣臣求出家於嵩山閑居寺欲自下髪帝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遂與太后密謀圖之帝後對乂流涕叙太后欲削髪事乂乃勸帝順

適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乂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叛靈太后數以爲言乂深悔愧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乂而甚憚乂會太后與帝游洛水遂幸雍第定圖乂之計後雍從帝朝太后乃進言乂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何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爲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乂雖去兵權然總任內外不慮廢黜時又有閹人張景嵩劉思逸屯弘昶伏

景皆惡叉景嵩以帝嬪潘外憐有幸説嬪云叉欲害之嬪泣訴於帝云叉非直欲殺妾亦將害陛下帝信之後叉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宫門者不納尋除名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奔梁及元法僧之叛樹自梁遺公卿百寮書暴叉過惡言叉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剎夜叉羅剎此鬼食人非遇黒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灾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母梟稱不入不為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叉為遠近所

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乂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臣聞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乂及其弟瓜謀反先遣元洪業率六鎮降户反定州又令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乂兄弟為內應起有日矣靈太后以妹壻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不已明帝又以為言太后乃從之於是乂及弟並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尚書令冀州刺史乂子舒

祕書郎乂死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兾二州刺史子善亦名善住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宫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隋開皇初拜内史侍郎凡有敷奏辭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未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説

更起朕心賚布一百疋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醖籍為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頻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麄踈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為熲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病頓而卒义弟羅字

仲綱雖父兄貴盛而虚已接物累遷青州刺史乂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奬等咸為其賔客從游青土罷州入為宗正卿乂死羅通其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静初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景僭立以羅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周文作相遣人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卿襲爵江陽王舒子善住後從

南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住改封羅為固道郡公羅弟奭

字景哲少而機警位給事黄門侍郎金紫光禄大夫卒

謚曰懿奭弟蠻仕齊歷位兼度支尚書行頴州事坐不

為繼母服為左丞所彈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齊天保十

年大誅元氏孝昭后蠻之女也為苦請自市追免之賜

姓步孤氏卒賜司空蠻弟瓜字景邕位給事中與兄义

同被誅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

之昌平郡内豐資產唯以得意為適不入京師有賓客

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乂執權尤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六王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泰恒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

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丕綏懷初附氐悉向化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高麗遣送之高麗不從太武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為和龍新定宜復之使廣脩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絜事以憂薨事在絜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

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以問日者董道秀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使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定安王彌泰恒七年封謚曰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恒七年封範雅性沈厚太武以長安形勝

之地乃拜範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時秦土新離冦賊流亡者相繼範寛徭息役與民休息百姓賴之後劉絜之亂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太武末有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嘗參軍國大計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入爲内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恒七年封健姿貌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

西略至木根上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海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虚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尋從平凉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髪保周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

羆謚曰莊王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著謀為不軌事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恒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恒七年封少善騎射多材藝坐法削爵為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亂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太武五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廣陽王建閭石昭儀生吳王余其小兒猫兒真虎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其不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曲降其一萬餘部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後鎮枹罕羌戎敬服改封

東平王太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
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子道符襲爵拜
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
京師
臨淮王譚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典都曹事後改
封臨淮王薨謚宣王子提襲為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
加罰徒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頴免冠請解所居官
代父邊戍孝文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

都之議爭卒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宣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改封濟南王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

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寛雅時人為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彧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嘗奏郊廟歌詞時稱其美除給事黄門侍郎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啟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嘗自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彧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中尉彧以為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

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或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為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後以本官為東道行臺會爾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或為人建孫稱或風神閑儁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或於樂游園因設宴樂或聞聲歔欷涕淚交下梁武為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侯旨稱魏為偽雖或表啓甞云魏臨淮王梁武體或雅

性不以為責及知莊帝踐阼或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
梁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或留
或曰死猶願北况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或性至孝自
經違離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歷位尚書令大
司馬兼錄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
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為伯
考或表諫以為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
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為絶服猶尚身奉

子道入繼太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在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季之興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之家允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而景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后禀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

並筵嫂叔同室歷覲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廷
無敢言者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
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
不由父祖故太上南頓别廟異寢於理何差朕承文穆
皇帝下武遂主神器與高光異若以昔况今不當移寢
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
餘帝别廟有闕倫序漢宣之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
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早之稱何必準古而言

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為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為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太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為疑容可更議遷毁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詞意黄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為孝宣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歴觀載籍未有其事帝不

從及神主入廟復勑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自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爾朱榮死除或司徒公及爾朱兆衆奄至出東掖門為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為羣胡所毆薨孝武帝末贈大將軍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文穆或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為章句所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

所進舉止於親娅為識者所譏無子弟孝友少有時譽

襲爵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為政温和好行小恵不能

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孝友明於政理嘗

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鄰百

家之内有帥二十五徴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

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

正二史庻事無闕而况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

改而於百家為四閭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疋

貲絹略計見管之户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疋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民之道也又言古諸侯一取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隂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隂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例娶后族故無姬媵習以為常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

妻婦人多幸生逢今世在家則父母教之以妬既嫁則姑姊勸之以忌以制夫為婦德以專寵為婦功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實有關於風教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絶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今骨申妻妾

之數非惟上合禮經亦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允滿朝傳祚於無窮也詔付有司議多不同又言令人生爲皁隸葬擬王侯盛飾祭儀崇壯邱隴鄉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累魚爲山山有林木鸞鳳斯存暴殄天物無益於理請自玆以後如婚葬踰制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平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承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

天保初準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
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昌弟孚字秀和少有
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
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
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
凡為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主阿那瓌既得反國其人
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振給詔孚為北道行
臺詣彼振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

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欵塞時轉江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特牛產羊餬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

磧脱出狂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不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為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

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敝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仁寬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䟽不容

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
如受彊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
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
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利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
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未必肯
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虎幡勞阿那
瓌於柔元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

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毎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敬禮阿那瓌遂自南還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廷尉丞高謙之奏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内稱爲慈父鄰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後爲葛榮所陷被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

子禮為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罪孚兄弟各誣己引過爭相為死又孟都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卒封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

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勅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埀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栒簴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蔟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鐘十四簴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删

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脩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鐘求音損除煩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月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鐘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于時縉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太傅錄尚書事長孫承業妙解音律特復稱善後從孝武帝入關為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

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懽悅奉皇后來歸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瓨瓨餘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甍帝親臨問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錄尚書事謚曰文簡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華州刺

史性踈狠頗以基地驕物時論鄙之
廣陽王建真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薨謚曰簡王
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石
侯弟嘉少沈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孝文初拜徐
州刺史甚有威恵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孝文南伐詔
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
非世孫何太不相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為尚書左
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

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沈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懽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拜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為時知者侍坐之次轉

加汲引時人以此稱之甍遺命薄葬宣武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絶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賛光益家道子深字智遠襲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豫行恩信胡人便之刧盜止息後為恒州刺史在州多受納賄賂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為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為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

彧討之失利詔深為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文明皇后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及太和初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鎮驅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

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禦魑魅多復逃亡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投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寇邊為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為此無不切齒增怒又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為州將允其顧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為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廵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及東西部勑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為大

使欲復鎮為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復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為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别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别立郡縣安置降户隨宜振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黄門侍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禍亂當由

是作既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户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為主深乃上書求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為都督以深為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别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覈其事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明帝不欲使徽深相憾勑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深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為

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為左都督裴衍為右都督並受深節度以討脩禮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勑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勑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深乃具言前後為徽所構非一及今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為可疑之兆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勑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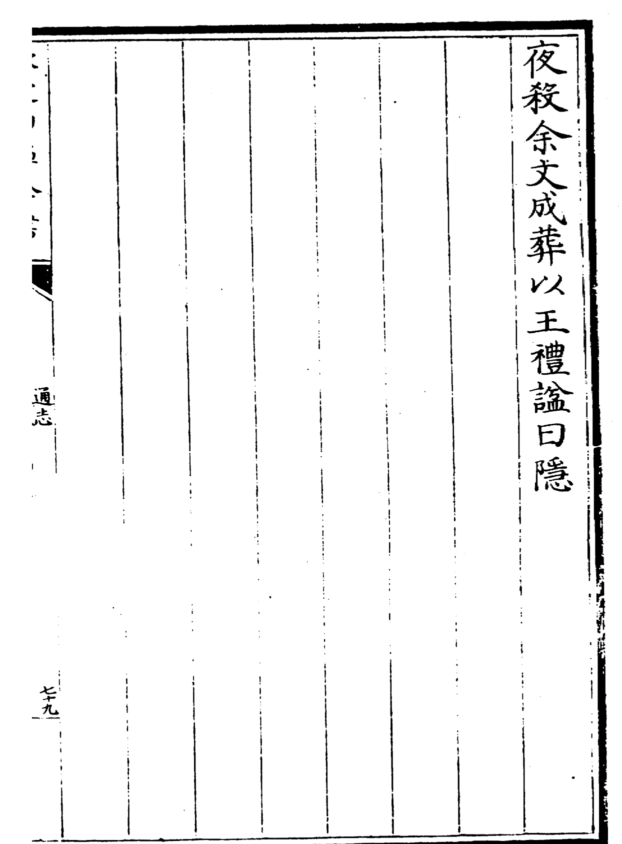
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為急嶽昔臨藩乃有
人譽及居端右無聞焉爾今求出之為州使得申利用
嶽若外從所長臣無内慮之切亦得展其忠力太后不
聽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闘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
行達交津隔水而陣賊脩禮嘗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
人毛普賢榮嘗銜之普賢昔為深統軍及在交津使人
喻之普賢乃有降意深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
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

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遂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融戰敗於白牛邏深復退走趣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名都督毛謐等六七人與之盟約危難之際共相拯恤謐反疑深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謐討深深與左右走達博陵郡界逢賊游騎仍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内惡之乃害深嶶遂誣深降賊奏削深爵錄其妻子深府佐宋游道為之訴理妻子乃得釋孝莊世追

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孝
莊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
入為侍中後為司州牧時齊神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
啟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
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
游道後乃私湛出為冀州竊攜而去游道大致紛紜乃
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
兩非之湛弟謹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

伏法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啟原之復其爵土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太武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為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遺羣下取悅於衆為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内外憚之余疑愛為變謀奪其權愛因余祭廟



夜殺余文成葬以王禮謚曰隱

通志卷八十四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魏綿曾